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杭州女人/顾艳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7. 12
(都市系列)

ISBN 7-5063-1287-5

I. 杭… II. 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3048 号

杭州女人

作者: 顾 艳

责任编辑: 卫 齐

装帧设计: 蒋 艳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千

印张: 插页:

印数:

版次: 1997 年 月北京第 版第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287-5/I·1275

定价: 1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○ 在分裂中重新抉择	(1)
第二章○ 靠在冷墙上	(62)
第三章○ 从天堂到地狱	(125)
第四章○ 如歌的中板	(186)
第五章○ 冲破慵懒	(247)

第一章

在分裂中重新抉择

1

黄昏的时候，我在自家阳台上享受着夕阳苍白无力的光芒的抚摸。这一瞬间我敢发誓我触摸到了我的灵魂，我蓦然产生的狂喜在我眼睛里呈现出一片蓝色火花。这时他来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为什么会爱上他？！

他很快脱掉外衣。他的身体像通了电的磁场一样，欲火在每个汗毛孔里燃烧；最终以野兽般的激情，把我剥得赤身裸体。

我有些后悔，不该让他来我家里。我是个离婚不到半年的女人，我的前夫还常常要来取他的东西，或者来看看女儿。于是，我那升腾起来的女人激情也随之而降温。我想穿衣遮住羞怯的身体，可

就在这时他让我的眼睛忽然明亮了起来。

这是不是一件艺术品？他雄健的躯体，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米开朗基罗的雕塑《大卫》。

我温柔了起来。在他粗犷的躯体下，我耳边响起大海的波涛声。那波涛声让我的眼前，蒙太奇般地出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画面：“一个男人的躯体上，正冉冉升起原子弹的壮丽的蘑菇云，它的画外音抒情而委婉。”

现在，他吃力地躺在桔黄的印花床单上，微眯着双眼，听时光在墙上钟摆的“嘀嗒”声中悄悄溜走，我默默地注视着他，他冷俊的脸孔上已经看不到昔日留下的痛苦痕迹，一股甜蜜的幸福感正在他的全身荡漾。

我东想西想，脑袋里一下又出现了一连串短促的节奏感极强的画面：“猫和睡衣，蜗牛和教科书，左轮手枪和乳房，电话和蛋糕，手术刀和猪血，摇篮里的婴儿和电影明星，死尸和盗贼，阳光和心脏，航天飞机和母牛，三角裤衩和奖杯，钢琴和世界地图，生殖器和脚盆，火车轮子和电冰箱，废墟和高速公路，邮筒和音响，饥饿和思想，小说和谎言，我和我的影子……”。这一切使我激动不已，充满了美好生活的内容。

我对他说：“那架从香港启德机场飞来的波音 747，快到笕桥机场了，我要去机场接我母亲和外婆，你赶快穿上衣服走吧。”

他侧躺着没有反应，好像是从前线打了胜仗退下来的士兵，耗尽了多年保存的力气。我推了一下他的脊背，他脊背上的皮肤不像他的脸那么粗糙、黝黑，几乎是光滑、白净。

“快穿上衣服走吧。”我的嗓门提高了八度，他嘟哝了一声：“别这样像赶叫化子那样赶我。”我只好吱吱嘎嘎地起床穿衣，嘴里哼着那支《WE ARE THE WORLD》的歌。简单地

化了一个淡妆，喝了一杯牛奶，冲着他气势汹汹地说：“再不起来，我就报警了。”

他并不生气。他提醒我别忘了带钱包和钥匙。我重重地关上门，从楼道上下来时，正巧有一辆“桑塔纳”轿车停在那里。

杭州的机场离市区比较近，没几分钟我就到达机场了。机场已有不少接亲朋好友的人，他们拥挤在出口处，给我有一种晕眩的感觉。我知道母亲是去香港接外婆来杭州住的，我已有六年没见到外婆了。我飞快地在脑海里算了算外婆的年龄，得出了她正好 80 岁的结论。不用说，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太太，要死要活一定要回杭州定居，肯定是为了落叶归根这个道理。

我伸长脖子望着出口处，大批旅客散去的时候，我母亲和外婆才从里面缓缓地走出来。她们一前一后，走在三月和煦的微风里。我十分惊讶外婆满头白发，却步履稳健根本不用人搀扶。我一个箭步追了上去，抱住外婆；她高兴得“唉哟唉哟”直叫。这时母亲提着两只旅行袋跟了过来，她虽说 55 岁了，可看上去顶多只有 50 岁。尤其她那一身打扮：米色的羊毛衫外面，披着一件长长的浅灰色风衣，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有风度、很有气质的知识女性。

我替母亲提一只旅行袋，挨着外婆坐在一辆出租车上离开机场。这是外婆第三次回杭州。一次是大陆开放政策的第一年，一次是 1990 年外公去世送骨灰回杭州安葬，这次是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次了。我见她的精神状况非常好，气色也颇佳，她很有可能活到一百岁。

马市街到了。这是我母亲的家。我搀着外婆在光线昏暗的楼道里上三楼时，外婆差点被回廊上人家放的纸箱和煤饼炉绊倒，幸亏我父亲和我女儿达琳拿来一盏应急灯，把整个楼道照

得通亮。

外婆是第一次见到她的重外孙女。她搂着六岁的达琳，那副喜欢的样子，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老祖宗贾母喜欢贾宝玉一样。

吃完晚饭已经九点钟了，窗外簌簌地下起了小雨，我们一家人在雨声中天南海北地闲聊。外婆最喜欢聊她邻居的家务事。她说冯有根家从大陆来的儿子，为了钱与老爸打了起来，将冯有根的腰扭伤了，躺在床上无法翻身。潘良家就更倒霉了，上月遭了窃贼连十八岁的女儿也不幸被杀死了。外婆说到这里就凄然地落泪，她一边落泪一边又说：“那女孩是我看着她长大的啊！”

母亲和我都被外婆感染得潸然泪下。窗外的雨和窗内女人的雨混和在一起，把我的心都洗得湿淋淋的。

我想起了死去的外公。他是一个牙医，拔牙、镶牙、补牙的技术特别好，只是他脾气十分暴躁，常常把病人的好牙给拔掉了。所以，到他这里来看牙的人并不十分多。这使他的手头十分拮据，心情也不怎么好。自然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他就借酒消愁，或者干脆出门赌博碰碰运气。只是他的运气一直不好，有一次他输得很惨，变卖了值钱的家当还债不够，他就去偷。第一次他非常成功地偷了一个女人的钱包，得了两仟元港币，再偷时却被警察捉住了。他被关了一个星期。这一个星期成了他历史上的污点，让外婆伤心透顶。后来他虽然不赌博了，但酒比原来喝得更凶，高血压病就是这样埋下隐患的。外婆说，假如他不喝酒，起码能多活十年。

我想，如果外公还活着，外婆要镶满口的假牙就方便多了，至少不会拖延到今天还没有镶啊！

外婆累了。外婆要安歇了。

我抱起达琳准备回自己家里去时，母亲说家明怎么不来呢？我说我们离婚快半年了，你还记着他？母亲说达琳怎么可以没有爸爸呢？我说那就给她再找一个吧！母亲摇摇头叹了口气说，我真不明白你们年轻人说离婚就离婚，像玩游戏似的。

人生本来就如戏。我朝母亲做了个鬼脸。后来我抱着达琳回到中街我自己的家里时，达琳早就在我怀里睡着了。我把她轻轻地放到小床上，关掉灯来到书房。

我坐在书桌前，很想写一篇题为《在分裂中重新抉择》的论文。可是面对井田一样的方格稿子，我的思绪乱糟糟的，一个字也写不出。我随手拿过一本福克纳的书，他在短篇小说《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》的结尾这样写道：

那男人躺在床上。

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，俯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。那尸体躺在那里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，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，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。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，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，难分难解了。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，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。

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。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，大家凑近一看——这时一股淡淡的干燥发臭的气味钻进了鼻孔——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。

这是非常精彩的结尾，它使我看到了艺术的残酷与爱情的残酷。于是，我想起了黄昏时分来我家的那个男人，也想起了那个男人覆盖在我身体之上所向披靡的情景。

2

清晨的光线如玻璃一般刺目地在我眼皮上跳跃着岁月之舞。我把达琳送到行知幼儿园。回家的路上我走进一家个体餐馆要了一碗过桥米线。长长的米线，我用筷子触着它们的时候，想到了女人蓬乱的头发。

“池青青。”我从个体餐馆出来时听到有人喊我，我转过头，看见我的前夫家明朝我走来，他告诉我他要去我家里。

“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最好不要再踏进我的家门半步。”我恶狠狠地说着，骑上自行车逃跑似地拐进一条小巷。

其实，独自带着女儿生活，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不安。从前，与我丈夫一起的日子，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温暖。现在很好，我一个人支撑起一个家。家是我的男人和女人，也是我逃避喧哗嘈杂的最好城堡。我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。我们出版社在东四十二号大街上，我的办公室在第二十三层楼；我抓起一只皮包，就去那座建筑雄伟的米色大厦上班。

今天我要编《李清照》的电影文学剧本。我从皮包里取出手稿，高高地堆在桌子上。在此之前，我刚编完翻译作品，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绿蒂·勃朗特的长篇小说《简·爱》。《简·爱》的故事，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一个乡村的小镇上。作者通过简·爱的个人奋斗，表现了妇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，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，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正义与幸福的向往。简·爱虽有时代的局限，但至今在艺术上仍具有不衰的魅力。

现在，我看到了宋高宗绍兴二年清明节的雨水，撒在一条乌篷船上。女词人李清照感到自己的每一块关节的筋肉都在黑

色的丧服下松弛、倦怠。在慵懒困乏中，她眯眼望着富春江两岸的青山，被雨水淋得又滑又亮。渐渐地，她在烟雾中向我走来，诉说着收藏的珍贵金石图书散失殆尽，丈夫赵明诚病死后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沉重打击。我听到她净说些：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”又听到她说：“怎一个愁字了得？”我想抓住她的手说：“你的心太寂寞了。”可她满腹忧愁地乘着一叶乌篷船离我而去了。她留给我一个像帆一样高大丰腴的背影和冷雾中簌簌的风声。我想八百多年来，人们承认了李清照的出色才华，可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她内心深刻的寂寞呢？

我读着《李清照》这个电影文学剧本，我的心与李清照默默交流着。我告诉我们的编辑部张主任，这个剧本写出了李清照的寂寞，这时候我发现我的身后站着一个女孩子，她说，池老师你能看看我写的短篇小说习作吗？我说放下吧，我马上有事要出去，看完再与你谈。她有点羞涩地说，那我给你一张名片，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。我笑笑说，到时我给你打电话就是了。

女孩子走后，我看了名片才知道她是杭州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。我想要不是我急着赶去母亲家，接外婆去口腔医院看牙，我会与她谈些什么的。

外婆吃过早饭，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等我。我看看手表快十点钟了，赶快拔腿就走；可在出版社米色大厦的门口，我被一个正来找我的电视台女记者的满脸假笑拦住了去路。他们强奸人意地将镜头和麦克风对准我，请我谈谈对书商二渠道出书的看法。

“其实，书商出书并没有什么不好。”我故意做出冷静、沉思的姿态，力图演讲得充满睿智：“只是书商不要出黄书，也不要盗版就行。”我顿了顿又说：“真正的商人，不应该是二道

贩子，三道贩子。真正的商人应该凭良心和本事做生意。”

“那么，你对参加二渠道出书的作家有何看法？”女记者问得咄咄逼人。

“我只是希望二渠道出书的作家，无论是通俗小说还是严肃小说，他们的写作态度首先应该是严谨的，他们应该对自己的文学负责。”说完，我说了声谢谢，便逃之夭夭了。

我与外婆来到口腔医院。医院的大厅里坐满了前来镶牙、拔牙、补牙的人，也有拔完牙坐在那儿休息的人。我让外婆坐在一张椅子上，然后去排队挂号。

长长的队伍前面不断有人插队，我耐心地等着，不时地弯着头看旁边一张通知：“挂号费一元，病历卡伍角。”这时忽然从挂号口传来一声气咻咻的吼叫：“快一点，不要慢腾腾的。”

“口腔外科，要一本病历。”我递过去一元伍角钱。她不耐烦地撕下一张号子给我，我走了，两步想起她没有给我病历，就转回去对着挂号口那个穿白大褂，烫长波浪的塌鼻子女人说：“我没拿病历。”

“你自己没拿。”她气势汹汹地扔出一本病历。我想这么凶的女人，大概犯了更年期综合症。

我带着外婆进了诊室。我首先听到那种钻洗牙齿的滋滋声，那滋滋声迅速在我全身每一个细小的神经周围弥漫。与此同时，我看见无数颗牙齿像雪片一样在我身前身后翻飞起舞，纷纷扬扬，散发出一股红草莓般的清香。

外婆的病历被叫号员划在第16号何萍医生的诊椅上。在她之前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，仰躺在诊椅上张着大口在苍黄的聚光灯下啊啊地呻吟，嘴角还流着出血的口水。女孩子拔掉了一颗大牙。

我帮助外婆躺到诊椅上，外婆架着老花眼镜仔细地看了她

的四周：左侧扶手部有一个冲盂和水杯。左上方是一套可以推拉旋转的器械和一只小电风扇。头部正上方是一个很大的聚光灯，它围绕牙齿患者的口腔转动。外婆看后显得有些紧张。

年轻的何萍医生拿着电钻、钩子、钳子，一会儿将外婆摇下去，一会儿又升起来，外婆紧闭双眼，像一只任人宰割的老母猪。此刻，她用柔软但有力的手指在外婆不大的口腔空间不停地转动，后又用一种亮闪闪的东西挨个敲她所剩无几的牙齿，每敲一下必问一声：疼不疼？外婆总是干脆地回答：不疼。何萍医生就说，只有一颗可以拔掉，其它几颗没有毛病。

接着她问：“心脏有问题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血压高吗？”

“不高。”

“那好，我们开始。”她的语句简约而准确，有一种独特的魅力。

何萍医生转身去取麻药，外婆神情紧张地攥紧拳头，本能地把它放在腹部。然后不放心地问我：“会不会大出血呢？”

“不会。”何萍医生在外婆面前俯下身来说。她很快拿起针筒往外婆的上腭上注射了麻药，然后转向另一个牙齿患者那边。

一会儿，何萍医生用钳子充满内聚力地将外婆的一颗大牙拔了下来。

血出得不多。外婆嘴里塞着个大棉球，不能讲话。我搀扶着外婆走出口腔医院时，正午的阳光照耀着光秃秃的树干，一股浓烈的焦糊味和呛鼻酸眼的烟雾从沿街的一间屋子里弥漫出来，严重地污染了环境，同时也让外婆差点把棉球呛了出来。

外婆两个小时以后才能吃东西，我将外婆安顿在家里，去

食品商场给她买挂面，她刚拔过牙必须吃柔软一点的食物。然而冤家路窄，我在那里又遇见了家明。他正跟一个披肩长发，化妆很浓，穿一身火红色套裙的年轻女郎说说笑笑地选择食品。那女人我从来没见过，脸蛋长得不难看，身材也挺好，只是看上去有一股俗气。

我打量过那女人，想回避开去时，被家明喊住了。他放开手正要买的咖啡、巧克力、牛肉干和泰国芒果。

为了不失他在人前的面子，我很有礼貌地与他打了招呼。他随即介绍那个女人“梦达利”皮鞋店的老板娘宫雪姣。那女人就将一只柔软得像棉花一样的手伸了过来，我总觉得她太矫揉造作，时下摆个摊，开了鸽子笼大的店都叫老板或者老板娘了。

“达琳怎么样？”家明装做很关切的樣子问。

“她还在弹钢琴，已经弹到车尔尼 599 了。”我得意地说。

“你别硬要她弹钢琴，你要多给她一点自由。”他显然是在开导我了。

“孩子的学习习惯要从小培养的，你懂不懂？”我说完与宫雪姣勉强地说了声再见就走掉了。但我没走多远，忽然听家明说：“下午我去接达琳，我要带她去踢足球。”

我想转过头去说：“你没有这个权利，孩子是判给我的。”可商场里人太多，大声喧哗总有失自己的形象，只好就此罢休。

回到母亲家，外婆大叫肚子饿。父亲和母亲正从医院里下班回来，他们一个在厕所里，一个在厨房里洗菜、烧饭。我对母亲说：“要不要帮忙。外婆吃挂面。”

“不用，不用。”母亲说得很干脆。

正是午间新闻的时候，我打开电视。外婆问：“有香港台

吗？”

“没有。不过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或许杭州也会像广州那样收到香港台的。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拿起一块饼干塞进嘴里。

“熊猫生了一对双胞胎。”我看见这则新闻时大叫父亲和母亲过来看，他们十分惊讶，新生的熊猫婴儿怎么这样小？这么小的一个精灵，要养大可真不容易，这要化费多少心血呀！

外婆说：“熊猫是我们的国宝吧！”

“外婆你真行。”我夸奖外婆时，外婆又说：“外婆都活了这一把老骨头了，还有什么事情不知道？”

外婆洋洋得意的时候，我把电视频道转到了杭州台。杭州台的午间新闻，正在播城河边一个男人抢救落水儿童的事迹。我眼睛紧盯住画面：我看见一个男记者把话筒对准了浑身湿淋淋的穿牛仔衣的男人，围观的人不少，救上来的小女孩马上被送去医院抢救了，我听见那男人说：“有人喊救命，我来不及脱衣服就跳下去了，救人是应该的。”

“这声音那么熟悉？”我从皮包里取出近视眼镜，这时正好电视画面有一个特写镜头。我清楚地看见了他粗糙、黝黑的脸庞上，那双闪亮的大眼睛。

“周树森，你怎么当上英雄啦？”我自言自语地说。母亲在旁边问：“谁是周树森？”

“一个朋友。”

这时电视画面已转到旅游新景点：宋城。我走在宋城的画面上，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午后，我带着达琳骑上一匹枣红马，奔驰在宋城的石板小路上。后来骑完马，我看见他从宋城中走来，把正要偷我钱包的小偷当场抓住了。不过，我的皮包还是被小偷划破了一个口子。

我们就这样相识在八百年前的宋城。他告诉我周树森这个

名字。一个男人气十足的名字。

3

太阳变成淡金色，黄昏蹑手蹑脚地袭来的时候，我从出版大厦下班后直接去幼儿园接达琳。可年轻的郁老师说：“下午两点钟，达琳就被她爸爸接走了。”原来家明果真接她去踢足球了？我一边走一边气乎乎地想：达琳又不是男孩子，踢什么球灌输什么马拉多纳、罗马里奥、贝贝托呢？家明这混蛋离婚了还要与我唱反调，真他妈的气死我了。

这一刻我走在人声鼎沸的大街上，真想哭，像南宋女词人朱淑贞那样默默地哭。我的脸仿佛就是南宋的那条青石板马路，任马车辘辘地碾来碾去，任垃圾污水甚至马粪遗落在上面；可我的双脚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马路两侧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了，它们看上去无比坚固却又空洞无物。

现在，我们这个被称为天堂的城市上空没有一片云彩，我的灵魂吃力地游荡在通向天国的十字路口。擦肩而过的行人，谁也不为谁而存在。我的心底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空虚、忧伤、厌倦与苍凉感。我想清明节不远了，我要到栖霞岭南麓岳王庙去。我要到西山路三台山麓的于谦墓去。我要到南屏山荔枝峰下的章太炎墓去。我更要到孤山西麓西泠桥东的秋瑾墓去。我要用血红的杜鹃花来祭奠他们，他们的魂儿曾在天堂哭泣？！

我回到母亲家，家明已把达琳送到母亲家了。他正要走，我听见外婆说：“怕什么，吃了饭再走。”他就留下来陪外婆聊天了。我因为与外婆感情笃深，就只好不持反对意见，并且把刚才对家明的气也克制了下去。

“外婆您老今天有稀客啊！”我装做很轻松自在的样子说。

“傻丫头，外婆的稀客不就是你的稀客么？”外婆狡猾地将我一军。

我目瞪口呆无话可说。

外婆就转话题问我：“上午拔了牙，什么时候再去镶牙呢？这里镶一颗牙要多少钱？”

“三十元。”

“太便宜了，香港可没那么便宜。”

“那你就镶满口的金牙吧。”

外婆笑嘻嘻地笑了起来：“这我出门得用保镖了。”

“真是宝刀未老，外婆的接口令棒极了。”家明连连称赞外婆，乐得外婆神采飞扬。

我打开电视机，正是唐老鸭和米老鼠的动画片。达琳听到主题曲，从阳台上跑进来，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电视。我想变换频道的可能性没有了，只好进母亲的卧室，斜躺在床上读罗兰·巴特的《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》。这本书的扉页上说：“本书于1977年在法国问世后立即风靡西方文坛，成了罕见的畅销书，被译成多种文字，并被搬上舞台。这是一部无法用传统体裁定性的奇书。作者在此尝试了一种高度神经质的‘发散性’行文，糅思辩与直接演示为一体。这是一种‘散点透视’的‘零度写作。’恍如一万花筒，作者撷取出的恋爱体验的五彩碎片在他哲人思辩的反光镜折射下，结构出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。”这段扉言好像要把某种观点强加于读者，所以我读书一般是不喜欢读序言和内容提要的。

三月的杭州是灵峰探梅的季节。

我们祖孙四代四个女人在三月的某一天，“打的”去灵峰探梅。母亲准备了牛肉闷子、红肠、烤鸡、酸辣萝卜、肚丝。

我准备了水果、蜜饯、瓜子。我们出发的时候外婆说：“幸亏大陆的民警好，要不然我们去不成了。”

原来外婆在赏梅的早一天下午，做了件令母亲着急的事。她没跟家人打招呼，一个人蹒跚到街上去了。她本意是想给家人一个惊喜：把赏梅时吃的食品买回家。可她走着走着就迷路了。她像一只丧家犬一样，记不起自己住的那条街叫马什么街了。后来天渐渐暗淡下来的时候，外婆又累又饿，急得站在十字路口的栏杆旁呜呜地哭了。民警见了走过来问她什么事？她说不认得自己的家了。民警想这老太太虽说得一口杭州话，但看样子倒是从港台来的家乡人。于是他便问：“一点也记不得了吗？”

“好像叫马什么街的？”外婆吞吞吐吐地说，泪水干了一半。

民警想：“杭州有马字当头的街吗？”民警想来想去只想到一条马坡巷。过了一会儿，民警似乎绞尽脑汁拍了拍脑袋说：“对了，浙二医院旁边那条小巷就叫马市街。”

母亲急得要报告派出所时，民警把外婆送到了家里。外婆窝囊得倒在床上就睡。

现在，外婆坐在一片梅花丛中，她忽然想起昨天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，懊恼得直喘粗气。

“外婆你气什么气？你要是不迷路，可真比你闺女都年轻了。”我取笑她时从包里拿出一只傻瓜相机，我说：“四个女人合张影吧！”

人类最终是要回归大自然的。

我从小住在马市街。马市街自南向北排列着六条巷，它们是：小营巷、银枪板巷、工农巷、光芒巷、冯三人巷、灰团巷。这六条巷中巷使马市巷这条小巷四通八达。其中小营巷是

毛泽东主席到过的地方，它的干净卫生是世界闻名的，几乎每个月都有几批外宾来参观。小营巷的巷口有一个小营公园，那里的草坪、回廊、假山是我儿时捉迷藏的最好地方。银枪板巷口有个茶室，茶室边上是一条横贯杭州南北的东河。所以这地方是文化人士的聚集地，三流的通俗唱法的歌手，到处拉广告的报社和电台记者，囊中羞涩的如我这般的出版社编辑和大学教授、讲师；还有邈邈的蓄着长发目中无人又激情奔放的诗人。只有一个画家例外，他是我的朋友里安。他不住在我们这个区域，他住在离我们这里比较远的南山路中国美院边上的一间平房里。

我出现在里安背后的时候，他正与一位邈邈诗人谈从巴黎回来的感想。他中气十足地说：“巴黎是全世界的艺术中心，艺术精神之所在。我到巴黎去的最大理想，就是给中国画开出一条新路来，把中国艺术精神介绍给世界，让中国画的美揉进西方艺术里，为全世界人接受，不局限在中国一个地方。”里安说到这里点燃了一支烟，喝了一口龙井茶后又说：“只是我的运气不好，那次卖画是在一个早春时节，我拿着中国画到赛纳河边的画市上去摆地摊。这天阳光灿烂，微风拂面，赛纳河水波光粼粼，河岸边袅袅飞舞的柳条儿，发出翠绿的新芽。景色美丽极了。许多留着大胡子，穿着奇奇怪怪衣服的画家们，也像我一样把自己的精心杰作小心而郑重地一张张摆出来。当然来逛画市的人不少，男士淑女，商人学者都有。说英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的人都有。画家们有的大着嗓子兜售自己的作品，但成交的总不太多。我的地摊前也站了几个人，那个美国佬用英语说：‘很欣赏你的几幅画，但每一幅总好像缺少一些什么？’老人左看右看最后还是没有买我的画。我一天下来一个法郎也没有赚到，回家的路上用自行车推着一只大纸箱，心